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西遊記 第三十三回 外道迷真性 元神助本心

卻說那怪將八戒拿進洞去，道：「哥哥啊，拿將一個來了。」老魔喜道：「拿來我看。」二魔道：「這不是？」老魔道：「兄弟，錯拿了，這個和尚沒用。」八戒就綽經說道：「大王，沒用的和尚，放他出去罷。不當人子。」二魔道：「哥哥，不要放他。雖然沒用，也是唐僧一起的，叫做豬八戒。把他且浸在後邊淨水池中，浸退了毛衣，使鹽醃著，晒乾了，等天陰下酒。」八戒聽言道：「踏踏啊，撞著個販醃臘的妖怪了。」那小妖把八戒擡進去，拋在水裡不題。卻說三藏坐在坡前，耳熱眼跳，身體不安，叫聲：「悟空，怎麼悟能這番巡山，去之久而不來？」行者道：「師父還不曉得他的心理。」三藏道：「他有甚心？」行者道：「師父啊，此山若是有怪，他半步難行，一定虛張聲勢，跑將回來報我。想是無怪，路途平靜，他一直去了。」三藏道：「假若真個去了，卻在那裡相會？此間乃是山野空闊之處，比不得那店市城井之間。」行者道：「師父莫慮，且請上馬。那馱子有些懶惰，斷然走的遲慢。你把馬打動些兒，我們定趕上他，一同去罷。」真個唐僧上馬，沙僧挑擔，行者前面引路上山。

卻說那老怪又喚二魔道：「兄弟，你既拿了八戒，斷然就有唐僧。再去巡巡山來，切莫錯過他去。」二魔道：「就行，就行。」你看他急點起五口名小妖，上山巡邏。正走處，只見祥雲縹緲，瑞氣盤旋，二魔道：「唐僧來了。」眾妖道：「唐僧在那裡？」二魔道：「好人頭上祥雲照頂，惡人頭上黑氣沖天。那唐僧原是金蟬長老臨凡，口世修行的好人，所以有這祥雲縹緲。」眾怪都不看見。二魔用手指道：「那不是？」那三藏就在馬上打了一個寒噤；又一指，又打個寒噤。一連指了三指，他就一連打了三個寒噤。心神不寧道：「徒弟啊，我怎麼打寒噤麼？」沙僧道：「打寒噤想是傷食病發了。」行者道：「胡說，師父是走著這深山峻嶺，必然小心虛驚。莫怕，莫怕，等老孫把棒打一路與你壓壓驚。」

好行者，理開棒，在馬前丟幾個解數，上三下四，左五右六，盡按那六韜三略，使起神通。那長老在馬上觀之，真個是寰中少有，世上全無。剖開路一直前行，險些兒不誑倒那怪物。他在山頂上看見，魂飛魄喪，忽失聲道：「幾年間聞說孫行者，今日才知話不虛傳果是真。」眾怪上前道：「大王，怎麼長他人之志氣，滅自己之威風？你誇誰哩？」二魔道：「孫行者神通廣大，那唐僧吃他不成。」眾怪道：「大王，你沒手段，等我們著幾個去報大大王，教點起本洞大小兵來，擺開陣勢，合力齊心，怕他走了那裡去？」二魔道：「你們不曾見他那條鐵棒，有萬夫不當之勇。我洞中不過有四五百兵，怎禁得他那一棒？」眾妖道：「這等說，唐僧吃不成，卻不把豬八戒錯拿了？如今送還他罷。」二魔道：「拿便也不曾錯拿，送便也不好輕送。唐僧終是要吃，只是眼下還尚不能。」眾妖道：「這般說，還過幾年麼？」二魔道：「也不消幾年。我看見那唐僧只可善圖，不可惡取。若要倚勢拿他，聞也不得一聞。只可以善去感他，賺得他心與我心相合，卻就善中取計，可以圖之。」眾妖道：「大王如定計拿他，可用我等？」二魔道：「你們都各回本寨，但不許報與大王知道；若是驚動了他，必然走了風汛，敗了我計策。我自有個神通變化，可以拿他。」眾妖散去。

他獨跳下山來，在那道路之傍，搖身一變，變做個年老的道者。真個是怎生打扮？但見他：

星冠晃亮，鶴髮蓬鬆。羽衣圍繡帶，雲履綴黃棕。神清目朗如仙客，體健身輕似壽翁。說甚麼清牛道士，也強如素券先生。妝成假像如真像，捏作虛情似實情。

他在那大路傍，妝做個跌折腿的道士，腳上血淋淋，口裡哼哼的，只叫：「救人！救人！」

卻說這三藏仗著孫大聖與沙僧，歡喜前來。正行處，只聽得叫：「師父救人！」三藏聞得，道：「善哉！善哉！這曠野山中，四下裡更無村舍，是甚麼人叫？想必是虎豹狼蟲誑倒的。」這長老兜回駿馬，叫道：「那有難者是甚人？可出來。」這怪從草科裡爬出，對長老馬前，乒乓的只情磕頭。三藏在馬上見他是個道者，卻又年紀高大，甚不過意。連忙下馬攙道：「請起，請起。」那怪道：「疼，疼，疼。」丟了手看處，只見他腳上流血。三藏驚問道：「先生啊，你從那裡來？因甚傷了尊足？」那怪巧語花言，虛情假意道：「師父啊，此山西去，有一座清幽觀宇，我是那觀裡的道士。」三藏道：「你不在本觀中侍奉香火，演習經法，為何在此閑行？」那魔道：「因前日山南里施主家邀道眾禳星散福來晚，我師徒二人一路而行。行至深衢，忽遇著一隻斑斕猛虎，將我徒弟銜去。貧道戰兢兢的無奔走，一跤跌在亂石坡上，傷了腿足，不知回路。今日大有天緣，得遇師父。萬望師父大發慈悲，救我一命。若得到觀中，就是典身賣命，一定重謝深恩。」三藏聞言，認為真實，道：「先生啊，你我都是一命之人，我是僧，你是道，衣冠雖別，修行之理則同。我不救你啊，就不是出家之輩。救便救你，你卻走不得路哩。」那怪道：「立也立不起來，怎生走路？」

三藏道：「也罷，也罷，我還走得路，將馬讓與你騎一程，到你上宮，還我馬去罷。」那怪道：「師父，感蒙厚情，只是腿膀跌傷，不能騎馬。」三藏道：「正是。」叫沙和尚：「你把行李擡在我馬上，你馱他一程罷。」沙僧道：「我馱他。」那怪急回頭，抹了他一眼，道：「師父啊，我被那猛虎誑怕了，見這晦氣色臉的師父，愈加驚怕，不敢要他馱。」三藏叫道：「悟空，你馱罷。」行者連聲答應道：「我馱，我馱。」那妖就認定了行者，順順的要他馱，再不言語。沙僧笑道：「這個沒眼色的老道。我馱著不好，顛倒要他馱。他若看不見師父時，三尖石上，把觔都攢斷了你的哩。」

行者聽了，口中笑道：「你這個潑魔，怎麼敢來惹我？你也問問老孫是幾年的人兒？你這般鬼話兒，只好瞞唐僧，又好來瞞我？我認得你是這山中的怪物，想是要吃我師父哩。我師父又非是等閑之輩，是你吃的？你要吃他，也須是分多一半與老孫是。」那魔聞得行者口中念誦，道：「師父，我是好人家兒孫，做了道士。今日不幸，遇著虎狼之厄，我不是妖怪。」行者道：「你既怕虎狼，怎麼不念北斗經？」三藏正然上馬，聞得此言，罵道：「這個潑猴！『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。』你馱他馱兒便罷了，且講甚麼『北斗經』、『南斗經』。」行者聞言道：「這廝造化哩，我那師父是個慈悲好善之人，又有些外好裡好。我待不馱你，他就怪我。馱便馱，須要與你講開：若是大小便，先和我說；若在脊梁上淋下來，臊氣不堪，且污了我的衣服，沒人漿洗。」那怪道：「我這般一把子年紀，豈不知你的話說？」行者才拉將起來，背在身上，同長老、沙僧，奔大路西行。那山上高低不平之處，行者留心慢走，讓唐僧前去。

行不上三五里路，師父與沙僧下了山凹之中，行者卻望不見，心中埋怨道：「師父偌大年紀，再不曉得事體。這等遠路，就是空身子也還嫌手重，恨不得掙了，卻又教我馱著這個妖怪。莫說他是妖怪，就是好人，這們年紀，也死得著了。攢殺他罷，馱他怎的？」這大聖正算計要攢，原來那怪就知道了，且會遣山。就使一個「移山倒海」的法術，就在行者背上捻訣，念動真言，把一座須彌山遣在空中，劈頭來壓行者。這大聖慌得把頭偏一偏，壓在左肩臂上，笑道：「我的兒，你使甚麼重身法來壓老孫哩？這個倒也不怕，只是正擔好挑，偏擔兒難挨。」那魔道：「一座山壓他不住。」卻又念咒語，把一座峨嵋山遣在空中來壓。行者又把頭偏一偏，壓在右肩臂上。看他挑著兩座大山，飛星來趕師父。那魔頭看見，就嚇得渾身是汗，遍體生津道：「他卻會擔山。」又整性情，把真言念動，將一座泰山遣在空中，劈頭壓住行者。那大聖力軟筋麻，遭逢他這泰山下頂之法，只壓得三尸神咋，七竅噴紅。

好妖魔，使神通壓倒行者，卻疾駕長風，去趕唐三藏，就於雲端裡伸下手來，馬上過人。慌得個沙僧丟了行李，掙出降妖棒，當頭擋住。那妖魔舉一口七星劍，對面來迎。這一場好殺：

七星劍，降妖棒，萬映金光如閃亮。這個團眼兇如黑殺神，那個鐵臉真是捲簾將。那怪山前大顯能，一心要捉唐三藏。這個努力保真僧，一心寧死不肯放。他兩個噴雲嘍霧照天宮，播土揚塵遮斗象。殺得那一輪紅日淡無光，大地乾坤昏蕩蕩。來往相持八九回，不期戰敗沙和尚。

那魔口兇猛，使口寶劍，流星的解數滾來，把個沙僧戰得軟弱難撻，回頭要走。早被他逼住寶杖，掙開大手，過住沙僧，挾

在左脅下；將右手去馬上拿了三藏，腳尖兒鉤著行李，張開口咬著馬鬃；使起攝法，把他們一陣風，都拿到蓮花洞裡，厲聲高叫道：「哥哥！這和尚都拿來了。」

老魔聞言，大喜道：「拿來我看。」二魔道：「這不是？」老魔道：「賢弟呀，又錯拿來了也。」二魔道：「你說拿唐僧的。」老魔道：「是便是唐僧，只是還不曾拿住那有手段的孫行者。須是要拿住他，才好吃唐僧哩；若不曾拿得他，切莫動他的人。那猴王神通廣大，變化多般，我們若吃了他師父，他肯甘心？來那門前吵鬧，莫想能得安生。」二魔笑道：「哥啊，你也忒會擡舉人。若依你誇獎他，天上少有，地下全無；自我觀之，也只如此，沒甚手段。」老魔道：「你拿住了？」二魔道：「他已被我遣三座大山壓在山下，寸步不能舉移。所以才把唐僧、沙和尚連馬、行李，都攝將來也。」那老魔聞言，滿心歡喜道：「造化，造化。拿住這廝，唐僧才是我們口裡的食哩。」叫小妖：「快安排酒來，且與你二大王奉一個得功的杯兒。」二魔道：「哥哥，且不要吃酒，叫小的們把豬八戒撈上水來吊起。」遂把八戒吊在東廊，沙僧吊在西邊，唐僧吊在中間，白馬送在槽上，行李收將進去。

老魔笑道：「賢弟好手段，兩次捉了三個和尚。但孫行者雖是有山壓住，也須要作個法，怎麼拿他來湊蒸，才好哩。」二魔道：「兄長請坐。若要拿孫行者，不消我們動身，只教兩個小妖，拿兩件寶貝，把他裝將來罷。」老魔道：「拿甚麼寶貝去？」二魔道：「拿我的紫金紅葫蘆，你的羊脂玉淨瓶。」老魔將寶貝取出道：「差那兩個去？」二魔道：「差精細鬼、伶俐蟲二人去。」吩咐道：「你兩個拿著這寶貝，逕至高山絕頂，將底兒朝天，口兒朝地，叫一聲：『孫行者。』他若應了，就已裝在裡面，隨即貼上『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奉敕』的帖兒，他就一時三刻化為膿了。」二小妖叩頭，將寶貝領出去拿行者不題。

卻說那大聖被魔使法壓住在山根之下，遇苦思三藏，逢災念聖僧。厲聲叫道：「師父啊，想當時你到兩界山，揭了壓帖，老孫脫了大難，秉教沙門。感菩薩賜與法旨，我和你同住同修，同緣同相，同見同知。乍想到了此處，遭逢魔障，又被他遣山壓了。可憐，可憐！你死該當，只難為沙僧、八戒與那小龍化馬一場。這正是：樹大招風風撼樹，人為名高名喪人。」嘆罷，那珠淚如雨。

早驚了山神、土地與五方揭諦神眾，會金頭揭諦道：「這山是誰的？」土地道：「是我們的。」「你山下壓的是誰？」土地道：「不知是誰。」揭諦道：「你等原來不知。這壓的是五百年前大鬧天宮的齊天大聖孫悟空行者。如今皈依正果，跟唐僧做了徒弟。你怎麼把山借與妖魔壓他？你們是死了，他若有一日脫身出來，他肯饒你？就是從輕，土地也問個擺站，山神也問個充軍，我們也領個大不應是。」那山神、土地才怕道：「委實不知，不知。只聽得那魔頭念起遣山咒法，我們就把山移將來了。誰曉得是孫大聖？」揭諦道：「你且休怕。律上有云：『不知者不坐罪。』我與你計較，放他出來，不要教他動手打我們。」土地道：「就沒理了，既放出來又打？」揭諦道：「你不知。他有一條如意金箍棒，□分利害：打著的就死，挽著的就傷；磕一磕兒勛斷，擦一擦兒皮塌哩。」

那土地、山神心中恐懼，與五方揭諦商議了，卻來到三山門外叫道：「大聖，山神、土地、五方揭諦來見。」好行者，他虎瘦雄心還在，自然的氣象昂昂，聲音朗朗道：「見我怎的？」土地道：「告大聖得知：遣開山，請大聖出來，赦小神不恭之罪。」行者道：「遣開山，不比你。」喝聲：「起去！」就如官府發放一般，那眾神念動真言咒語，把山仍遣歸本位，放起行者。行者跳將起來，抖抖土，束束裙，耳後掣出棒來，叫山神、土地：「都伸過孤拐來，每人先打兩下，與老孫散散悶。」眾神大驚道：「剛才大聖已吩咐，恕我等之罪，怎麼出來就變了言語要打？」行者道：「好土地，好山神，你道不怕老孫，卻怕妖怪？」土地道：「那魔神通廣大，法術高強，念動真言咒語，拘喚我等在他洞裡，一日一個輪流當值哩。」

行者聽見「當值」二字，卻也心驚。仰面朝天，高聲大叫道：「蒼天，蒼天！自那混沌初分，天開地闢，花果山生了我，我也曾遍訪明師，傳授長生秘訣。想我那隨風變化，伏虎降龍，大鬧天宮，名稱大聖，更不曾把山神、土地欺心使喚。今日這個妖魔無狀，怎敢把山神、土地喚為奴僕，替他輪流當值？天啊！既生老孫，怎麼又生此輩？」

那大聖正感嘆間，又見那山內裡霞光焰焰而來。行者道：「山神、土地，你既在這洞中當值，那放光的是甚物件？」土地道：「那是妖魔的寶貝放光，想是有妖精拿寶貝來降你。」行者道：「這個卻好要子兒啊。我且問你，他這洞中有甚人與他相往？」土地道：「他愛的是燒丹煉藥，喜的是全真道人。」行者道：「怪道他變個老道士，把我師父騙去了。既這等，你都且記打，回去罷。等老孫自家拿他。」那眾神俱騰空而散。

這大聖搖身一變，變做個老真人。你道他怎生打扮：

頭挽雙鬚髻，身穿百衲衣。

手敲漁鼓簡，腰繫呂公條。

斜倚大路下，專候小魔妖。

頃刻妖來到，猴王暗放刁。

不多時，那兩個小妖到了。行者將金箍棒伸開，那妖不曾防備，絆著腳，撲的一跌。爬起來，才看見行者，口裡嚷道：「憊懶，憊懶！若不是我大王敬重你這行人，就和你比較起來。」行者陪笑道：「比較甚麼？道人見道人，都是一家人。」那怪道：「你怎麼睡在這裡絆我一跌？」行者道：「小道童見我這老道人，要跌一跌兒做見面錢。」那妖道：「我大王見面錢只要幾兩銀子，你怎麼跌一跌兒做見面錢？你別是一鄉風，決不是我這裡道士。」行者道：「我當真不是，我是蓬萊山來的。」那妖道：「蓬萊山是海島神仙境界。」行者道：「我不是神仙，誰是神仙？」那妖卻回噴作喜，上前道：「老神仙，老神仙，我等肉眼凡胎，不能識認，言語衝撞，莫怪，莫怪。」行者道：「我不怪你。常言道：『仙體不踏凡地。』你怎知之？我今日到你山上，要度一個成仙了道的好人。那個肯跟我去？」精細鬼道：「師父，我跟你去。」伶俐蟲道：「師父，我跟你去。」

行者明知故問道：「你二位從那裡來的？」那怪道：「自蓮花洞來的。」「要往那裡去？」那怪道：「奉我大王教命，拿孫行者去的。」行者道：「拿那個？」那怪又道：「拿孫行者。」孫行者道：「可是跟唐僧取經的那個孫行者麼？」那妖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你也認得他？」行者道：「那猴子有些無禮。我認得他，我也有些惱他。我與你同拿他去，就當與你助功。」那怪道：「師父，不須你助功。我二大王有些法術，遣了三座大山，把他壓在山下，寸步難移，教我兩個拿寶貝來裝他的。」行者道：「是甚寶貝？」精細鬼道：「我的是紅葫蘆，他的是玉淨瓶。」行者道：「怎麼樣裝他？」小妖道：「把這寶貝的底兒朝天，口兒朝地，叫他一聲，他若應了，就裝在裡面；貼上一張『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奉敕』的帖子，他就一時三刻，化為膿了。」行者見說，心中暗驚道：「利害，利害！當時日值功曹報信，說有五件寶貝，這是兩件了。不知那三件又是甚麼東西？」行者笑道：「二位，你把寶貝借我看看。」那小妖那知甚麼訣竅，就於袖中取出兩件寶貝，雙手遞與行者。行者見了，心中暗喜道：「好東西，好東西。我若把尾子一抉，颯的跳起走了，只當是送老孫。」忽又思道：「不好，不好。搶便搶去，只是壞了老孫的名頭。這叫做白日搶奪了。」復遞與他去道：「你還不曾見我的寶貝哩。」那怪道：「師父有甚寶貝？也借與我凡人看看壓麼。」

好行者，伸下手，把尾上毫毛拔了一根，捻一捻，叫：「變！」即變做一個一尺七寸長的大紫金紅葫蘆，自腰裡拿將出來道：「你看我的葫蘆麼？」那伶俐蟲接在手，看了道：「師父，這葫蘆長大，有樣範，好看，卻只是不中用。」行者道：「怎的不中用？」那怪道：「我這兩件寶貝，每一個可裝千人哩。」行者道：「你這裝人的，何足稀罕？我這葫蘆，連天都裝在裡面哩。」那怪道：「就可以裝天？」行者道：「當真的裝天。」那怪道：「只怕是謊，就裝與我們看看才信；不然，決不信你。」行者道：「天若惱著我，一月之間，常裝他七八遭，不惱著我，就半年也不裝他一次。」伶俐蟲道：「哥啊，裝天的寶貝，與他換了罷。」精細鬼道：「他裝天的，怎肯與我裝人的相換？」伶俐蟲道：「若不肯啊，貼他這個淨瓶也罷。」行者心中暗喜道：「葫蘆換葫蘆，餘外貼淨瓶：一件換兩件，其實甚相應。」即上前扯住那伶俐蟲道：「裝天可換麼？」那怪道：「但裝天就換，不換我是你的兒子。」行者道：「也罷，也罷，我裝與你們看看。」

好大聖，低頭捻訣，念個咒語，叫那日遊神、夜遊神、五方揭諦神：「即去與我奏上玉帝，說老孫皈依正果，保唐僧去西天取

經，路阻高山，師逢苦厄。妖魔那寶，吾欲誘他換之。萬千拜上，將天借與老孫裝閉半個時辰，以助成功，若道半聲不肯，即上靈霄殿，動起刀兵。」

那日遊神逕至南天門裡，靈霄殿下，啟奏玉帝，備言前事。玉帝道：「這潑猴頭，出言無狀。前者觀音來說放了他，保護唐僧，朕這裡又差五方揭諦、四值功曹，輪流護持。如今又借天裝，天可裝乎？」才說裝不得，那班中閃出哪吒三太子，奏道：「萬歲，天也裝得。」玉帝道：「天怎樣裝？」哪吒道：「自混沌初分，以輕清為天，重濁為地。天是一團清氣而扶托瑤天宮闕，以理論之，其實難裝；但只孫行者保唐僧西去取經，誠所謂泰山之福緣，海深之善慶，今日當助他成功。」玉帝道：「卿有何助？」哪吒道：「請降旨意，往北天門問真武借皂雕旗，在南天門上一展，把那日月星辰閉了。對面不見人，捉白不見黑，哄那怪道，只說裝了天，以助行者成功。」玉帝聞言：「依卿所奏。」那太子奉旨，前來北天門，見真武，備言前事。那祖師隨將旗付太子。

早有遊神急降大聖耳邊道：「哪吒太子來助功了。」行者仰面觀之，只見祥雲繚繞，果是有神。卻回頭對小妖道：「裝天罷。」小妖道：「要裝就裝，只管阿綿花屎怎的？」行者道：「我方才運神念咒來。」那小妖都睜著眼，看他怎麼樣裝天。這行者將一個假葫蘆兒拋將上去。你想，這是一根毫毛變的，能有多重？被那山頂上風吹去，飄飄蕩蕩，足有半個時辰，方才落下。只見那南天門上，哪吒太子把皂旗撥喇喇展開，把日月星辰俱遮閉了。真是乾坤墨染就，宇宙靛裝成。二小妖大驚道：「才說話時，只好向午，卻怎麼就黃昏了？」行者道：「天既裝了，不辨時候，怎不黃昏？」「如何又這等樣黑？」行者道：「日月星辰都裝在裡面，外卻無光，怎麼不黑？」小妖道：「師父，你在那廂說話哩？」行者道：「我在你面前不是？」小妖伸手摸著道：「只見說話，更不見面目。師父，此間是甚麼去處？」行者又哄他道：「不要動腳，此間乃是渤海岸上，若塌了腳，落下去啊，七八日還不得到底哩。」小妖大驚道：「罷罷罷，放了天罷，我們曉得是這樣裝了。若弄一會子，落下海去，不得歸家。」

好行者，見他認了真實，又念咒語，驚動太子，把旗捲起，卻早見日光正午。小妖笑道：「妙啊！妙啊！這樣好寶貝，若不換啊，誠為不是養家的兒子。」那精細鬼交了葫蘆，伶俐蟲拿出淨瓶，一齊兒遞與行者。行者卻將假葫蘆兒遞與小妖換了。既換了寶貝，卻又幹事找絕：臍下拔一根毫毛，吹口仙氣，變作一個銅錢。叫道：「小童，你拿這個錢去買張紙來。」小妖道：「何用？」行者道：「我與你寫個合同文書。你將這兩件裝人的寶貝換了我一件裝天的寶貝，恐人心不平，向後去日久年深，有甚反悔不便，故寫此各執為照。」小妖道：「此間又無筆墨，寫甚文書？我與你賭個咒罷。」行者道：「怎麼樣賭？」小妖道：「我兩件裝人之寶，貼換你一件裝天之寶，若有反悔，一年四季遭瘟。」行者笑道：「我是決不反悔；如有反悔，也照你四季遭瘟。」

說了誓，將身一縱，把尾巴趟了一趟，跳在南天門前，謝了哪吒太子魔旗相助之功。太子回宮繳旨，將旗送還真武不題。這行者佇立霄漢之間，觀看那個小妖。

畢竟不知怎生區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